

名家推荐

失去嗅觉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的？嗅觉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小说围绕“失去嗅觉—拯救嗅觉”的故事线展开，“失嗅”亦使人联想到环境恶化、新冠肺炎病毒对嗅觉的破坏，导致患者嗅觉失灵的当下。故事读起来仿佛是一篇具有现实寓意的科幻童话，“嗅觉体验馆”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嗅觉故事，隐现着复归自然的意绪。大运和老耿作为研发者和消费者构成了一组胶着的螺旋链条，推动着故事的延展，最后的结局是乐观、开放又不无悠然的。



王晋康

一旦鼻子被叫醒
新磨的咖啡味儿
外公的烟斗喷出的烟味儿
小玛德莱娜蛋糕和着茶水的气味儿
穿越浩瀚的时空
不请自来

——《叫醒你的鼻子》

一道夕阳醒在“大运气味体验馆”的玻璃窗上，窗上印下的斜体字宣传诗行《叫醒你的鼻子》倏然亮了起来，像出落不久的姑娘新敷了胭脂，有种恍惚的明媚，又有些许羞涩。

老耿在这个时间点照例来到了体验馆。他已经50岁了，得了肺癌，晚期，没几年活头了。很多人的心愿是走遍天下，老耿没别的心愿，他就想闻遍世间所有的气味。大多数时候，他每天会像很多姑娘喜欢饭后来点甜点一样来体验馆打卡，每天傍晚来这里体验不同的嗅觉故事和气味，有时兴致上来，他会连续体验3个甚至5个故事。今天，他选定的是《浮士德》。

来体验馆的顾客只需要戴上体验馆的鼻盔，意识便可以进入半醒半寐的状态，嗅觉同时被激活。体验馆设有上万个“嗅觉剧”可供选择，多依据古典名著、童话寓言或是当代故事改编。在30—60分钟内或悲或喜或平淡或诡谲的角色扮演中，顾客可以体验到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气味。

那大运像往常一样带老耿进入密室。体验馆是大运一手筹建起来的，由大运和他的机器人服务生阿左照料看管，现在已经经营3个年头了，阿左是女相机器人，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穿着一身薰衣草色的职业套裙，不仔细看，几乎不能知道她是机器人。老耿第一次到体验馆的时候，还以为这是夫妻店，猜测阿左应该是大运的女朋友或者太太。大运会将顾客体验过程中的各种趣料用气味照相机拍摄下来，等体验结束赠送给顾客。

“多好啊闻的海腥味儿啊，怎么让我给填了呢！”老耿在剧中扮演浮士德的角色，显然一个小时的体验还没过瘾。

大运把拍摄的气味照片展示给老耿看，有书斋的味道，有海纶发丝的味道，有眼泪的味道以及与海有关的种种味道，海鸥、渔网、渔船……照片上的气味线像极了五线谱上的音符，大运请阿左依据海洋的气味之谱拉了一段小提琴。老耿听着曲子，仿佛再一次投入了故事情境，只是他已摘下鼻盔，已然闻不到任何气味。

老耿不是遗传型失嗅者，他出生后有过5年的嗅龄，之后就成了嗅盲症患者。正因为此，他比S城那些生下来就闻不到味儿的入更能明白气味的美妙。

是，S城是一座嗅盲之城。
夜幕降临，S城上空橙色雾霾再次肆虐。这里一个月的时间得有20多天是雾霾日，橙色也在诸多颜色中声名鹊起，成为S城的一贯“脸色”。有一个名叫“莫非”的画家绘制了一幅名为《橙子·印象》的画作，以美妙的橙色光线的变幻与颤动展现了S城被橙色的雾霾笼罩的景色。

S城又像是浸泡在老醋缸中太久的一枚鸡蛋，浑身散发着一股子稀松烂软的气息——虽然绝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闻到这股气息的能力，祖上数代人患了嗅盲症，先天性失嗅，即使偶有像老耿这样的“返祖”现象，能闻到气味的，谁说得准到底是

没有战争，将来也不会有，这是我们与新人类达成的共识。

新人类来自数十光年以外，有多遥远，妈妈也说不出来，只说远得比我们十代人的寿命还长。不过，她补充道，光年是距离，这样比喻的意思是，我们十代人加起来都走不出那么远哩！

空间虫洞在地球外开启时，世界一如往常。有人看到，说像宇宙缓缓张开了一只眼睛。而那一天，我在云南斗南县中学上课，妈妈在地里干活。没人注意到天上的阳光突然暗淡下来，正在进行光合作用的玫瑰肯定也不会察觉。

很多事，我是长大后才知道的。我以前问妈妈，人什么时候长大，她说，人要是离开了家乡，很快就会长大。

时间对我们来说，是一日三餐，是两个花期和四个农时。可时间在宇宙中，是一个可以同时无限宏大和无限渺小的概念。新人类的星舰是从虫洞穿梭而来的，兴许要历经上万年的时间，兴许只需短短一瞬便能跨越无数星系。

新人类登陆地球之前，给各国发去信息，内容大概是和平拜访之类的，就像某一位宇宙远亲突然登门拜访。没有恐慌，没有冲突，没有战事。新人类跟各国政要进行友好谈判后，得到进入人类社会的许可，学校、医院、博物馆、社区……他们高大俊美，智慧和善，是比我们更优秀的公民、教师、科学家、政客。

在他们身上，人类看到了未来。电视新闻说，他们也来到中国，去了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重庆……不过，我们大山里的生活平静如昨，没什么变化。不到一年，新人类提供了不少技术与道德上的示范，久了，人类真把他们当哥哥一样看待。可中秋节刚过不久，他们提出一个要求，很简单，希望人类尽快离开北纬25—30度所在的城市和中地区。至于原因，报道里只说是为人类“解锁”和中学地理教过，北纬30度线是一条神秘的纬线，贯穿四大文明古国，还有诸多神秘区域和奇景，珠穆朗玛、百慕大、死海、三星堆……这件事，不过是在未解之谜上再加一道谜题。

不到3个月，迁徙令传到了村里。村民们沿着路边一个唤一个，把大家召集在村口空地上，书记匆匆赶来，举起喇叭对大家说，我们马上要搬走，搬去北边或东边的大城市，房子、上学、工作的事都能解决。时间不多了，劝我们赶紧收拾，可能以后都不会回来了，第二天就要做

小说



姚利芬

文学博士。现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，主要从事科幻文学研究。在各大报刊发表文学评论、文学作品百篇，主编、译著多部科普科幻类图书，主持国家级、省部级项目7项。

拯救嗅觉

姚利芬

不是一种好事呢！每当“橙霾”造访时，火药味儿，抑或是呛喉味儿的焦灼味儿像紫紫幽灵般漫起，如老鼠一样在大街小巷游窜，刺激人的嗅细胞纤毛，再以神经冲动传向嗅球……

不知不觉间，人们的嗅神经纤维发生着缓慢的麻痹和萎缩，嗅觉细胞的数量、嗅感面积、敏感性能力呼哧哧地开始下降。最初得了嗅盲症的“祖先”先是分辨不出日常物品的气味，诸如咖啡、橘汁等，当然也难嗅出已腐烂的食品或是工厂废水发出的气味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嗅觉已经受损，甚至已被杀死。后来，嗅觉基因的失活趋势越来越厉害，最终1000多种气味受体基因全部退化成了假基因，代代遗传。嗅盲症患者的寿命平均年龄只有60岁左右——不过乌托国的人们已经习惯了，也不觉得活到55岁有什么缺憾。

那大运无疑是人群中的“异类”，他生下来就有着敏锐的嗅觉，医学上认为这属于基因变异“返祖”症状。

6月的阳光明亮明媚，风散散漫漫地划过大片的薰衣草田，仿佛在紫色的水波中投下石块，涟漪荡起，清芬四溢。儿时的大运和父亲手拉着手在薰衣草田里徜徉，青草味儿的的气体分子撒了欢儿似的一头钻入那大运的鼻腔，他忍不住使劲吸了吸鼻子。

“真好闻啊，爸爸！”
“这种花会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香气，有缓解头痛、失眠的功效。”那邢耐心地给儿子解释道。

“为什么能闻到香味呢？”大运追问。
“很久以前，我们老祖宗的嗅黏膜上约莫有几百万个嗅细胞，它们是嗅觉的感受器，可以捕捉到气味。世界上的气味有很多种，其中有好闻的气味，也有不好闻的气味。”做医生的老邢对此熟稔在心。

“捕捉气味？像猫抓老鼠那样捕捉吧……那么，为什么你，还有很多人不能‘抓’到气味呢？”
“如果抓气味的爪子坏了，这就叫作‘集体嗅盲症’。”老邢耐心地解释着。

一道阳光像打了个激灵般地跃闪过老邢的脸庞，矮平的鼻子豁然亮了起来，忧伤却像潮水般漫起。这样阳光明媚的日子实在少之又少，橙霾很快又会卷土重来，大运又不得不像怪物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戴上厚重的防霾口罩，以保护那脆弱纤细的嗅觉。

那香味一度像魔咒般蛊惑并驱赶着大运往前，再往前。
很多年后，大运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进行博士学位答辩的时候，手边桌上瘦长的鹅颈瓶里插的就是一束薰衣草，他就是在这种香氛中，顺利完成了答辩，获得了嗅觉细胞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。

二

S城的居民习惯了闻不到气味的日子，气味体验馆的“生意”并不好，每日顾客总量不会超过5个。大伙儿觉得大运的体验馆是个异数，像播多拉的盒子，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魔鬼跑出来呢！老耿和大运这样有返祖现象的居民很少，像大运这样不仅嗅觉基因返祖，还能将嗅觉功能完好地保存下来，没有发生萎缩的更是少之又少。

很多人不知道大运在经营气味体验馆之前的教育工作背景。有时，大运会和老耿聊聊天，说起过往的经历。

三

登记，带好房本身份证户口本……至于别的，没细说。
“那咱家的玫瑰呢？”我追着问，村民也追随着问：“牛羊、茶叶、药材呢……”书记说：“能带多少是多少，带不走的，就留在家乡，让它们自己生长。”云南呈贡县斗南乡位于北纬26度的高原山区，是全球鲜切花生产气候条件最优越的地区，也是国内最大的玫瑰种植地。90年代，我们家承包了一块玫瑰田，三代人都种植玫瑰。妈妈说我很幸福，是在花儿堆里长大的孩子。小时候在花田里打滚，一进门就能闻到花香，夜里会被枕头上的香味拥着入睡，鲜花饼、玫瑰茶、玫瑰酱、干花药材，丰盛的物产滋养我们的生活。玫瑰，是我们家族的标记，是生命的纹饰。

夜里，妈妈拿出证件和钱袋子，把家里不同类的玫瑰种子全都放到铁盒里装好，还有些首饰，值钱的家当也就这些。我拿出中国地图铺到桌上，用尺子比画着经纬度，看看有哪些地方的人要搬走。她自顾自地说，过两天再去地里摘鲜花，能摘多少摘多少。

妈妈还是很年轻，日子晒在她身上，没有动静。不管在哪，她头上总要别一朵玫瑰。趁她忙碌，我问：“为什么这么快要我们搬走，你们啥也不说。”她继续在家里转来转去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咱家就咱俩俩，去那不是生活。再说，你过两年高考，不是可以在更好的中学读书，将来考上好大学吗？”我点点头说：“只是可惜了家里的花。”

十多天后，斗南中学已经不上课了，只剩下几位老师善后，我回去了一趟，想最后看一眼学校。走到教学楼下，遇见匆匆而行的周老师，他抬头看见我说：“小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问他：“老师，您要带什么走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我想偷偷留下来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。”我非常惊讶，沉默寡言的周老师竟有这样令人惊叹的计划。“啊，您不怕？”“怕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没什么可怕的，关于这件事，我想了几种可能，第一，外星人占领地球，第二，这个地带藏着大秘密，他们要搞研究开发，第三……第三嘛，我想不出，他们说帮人类解锁，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北纬地带被上了锁，他们能解开？解开后，人能活得更加更好？”我答不上话。他又问我：“遇到解不出的题怎么办？”我回答：“去问老师。”他说：“对嘛，我就留在这里等老师解答。”

他转身准备走，没走几步又折回来，推推鼻梁上的眼镜，郑重递给我一本诗集，说：“小江，如果有机会，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交给青红老师。”我问他：“您为什么不自己交给她呢？”青红老师可能还没走。”他摆手说：“不了不了，有些事你长大了才懂。”我接过诗集，封面泛黄，一定是值得珍藏的老书，里面夹着些东西，我不敢打开。他道谢后匆匆离开，很快，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。

看玫瑰看久了，我想象不出太过遥远的事物，妈妈也是。外面的关系错综复杂，不如山里悠闲，可哪有什么办法，我们就像蒲公英，风往哪里吹我们就要去哪里，等风暂时停下来，就种点玫瑰，靠它生活，等风再一起时，就继续上路，我们的人生大半是这样吧……收拾了一周，妈妈挑挑拣拣，舍不得这个，放不下那个。走的那天早晨，

“听说你在开这个体验馆之前，在P大研究所干过？”老耿试探性地问起。

“是。”
“干吗不干了，来折腾这个体验馆？”
大运递给老耿一支水果烟，水蜜桃味儿的，这烟不仅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，还有保健功能，一根抽完，喉咙、齿间乃至指头缝都缭绕着一股水蜜桃的味道。

“28岁那年，我在瑞典取得了博士学位，获得了P大医学研究所嗅觉研究员的职位。我着迷于嗅觉唤醒研究，与团队其他成员一起花了7年时间研制了‘嗅素’试剂。”

“我认为嗅觉应当被唤醒，雾霾应当被驱散。但成果推广并不顺利，S城的科研圈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有价值的研究。”大运猛抽了一口烟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动物体内有召唤嗅觉的‘嗅素’，嗅觉灵敏的动物诸如犬和小鼠的嗅素水平较高，嗅盲症患者的嗅素水平则为零。通过给患者鼻腔注入实验室培植出的嗅素疫苗，可实现与人体嗅活细胞对话，从而唤醒那些受伤的嗅细胞。我还监测到了细胞带动嗅毛在令人愉悦的气味中翩翩起舞的一幕，那是世间绝美的舞蹈，我相信，细胞也是有情感的，就像人类世界一样。只需给患者来那么一针，就可实现受伤嗅细胞的唤醒。恢复嗅觉是第一步，之后我们才能察觉并治理这像刽子手一样的橙霾。”大运特意咬重了“刽子手”这几个字。

“当然，更重要的是使那些失嗅的患者重拾薰衣草的清香。我愿意带大家重新闻到新剥橘子皮的气味，有点让人上瘾的头发的味道，很多很多关于爱的味道……人类的寿命也会因嗅觉的恢复平均延长至少20岁，更能充分地去享受生命和生活。”大运饱含憧憬地回想着那时的心情。

“圈内专家为什么不同意推广？”老耿问道。

“他们认为嗅觉发达是早期生命形态的特征之一，而人类嗅觉退化则是物种进化的表现。还举出19世纪法国神经解剖学家保罗·布洛卡的说法，保罗曾通过神经解剖学来观察人和动物的大脑，发现人脑中嗅球所占体积的比例非常小，而狗这些动物的嗅球占比较大。他们认为，人类的嗅觉退化是从低等动物转变到高等动物的必然发展。嗅觉越差，大脑的其他功能越强大，所以人类才能优于其他生物。”

“荒唐吧……他们怎么看不到失嗅群体的器官在损害，寿命在缩减？”大运讲着讲着有些激动，拿烟的手指竟然颤抖起来。

老耿拍了拍大运的肩膀。
阿左递来一支薄荷味的烟。

四

时间过得很快，老耿在体验馆已经体验了将近3年，经历了近5000个嗅觉故事，气味在他的鼻孔里穿梭往来，这种感觉很让人受用。

大运曾说，会在老耿干满3周年的时候，送给他一份礼物。老耿没往心里去，3周年那天依然在傍晚准时到体验馆打卡。

与往常不同的是，大运没有在他推门的时候迎上来，只有阿左冲他摆手微笑。

“你男朋友呢？”老耿开玩笑问道。
“我没有男朋友，您找的是大运吧？”阿左答道。
阿左把一封信交给了老耿。

名家推荐

小说将宇宙与玫瑰两个绝妙的意象联系在一起，短篇幅内，既有宏大的背景设定，又有细致的人物刻画。故事讲述新人类降临地球，要求人类离开北纬30度附近的地区，云南的一对玫瑰花农母子被迫开始了迁徙之路。文中有着丰满的细节，文明的扬升、迁徙的高乱、玫瑰的衰败、破碎的恋情，相互对应，深刻而又灵动。最后的来龙去脉，让我们通过一朵复活的玫瑰看到了一个崭新世界。在这里，玫瑰寄寓着对故土的眷恋，有一种超然的精神力量，亦是宇宙的回响。



阿 缺

我看到玫瑰铺满了家门口的路，还有不少装点门窗屋檐，好看得不知是从天上抖落下来的什么仙物似的。是妈妈弄的，不是什么传统风俗，她说：“家里都是花嘛，多看两眼，以后不管走到哪里，想起家来心里就是甜的，走喽！”

就这样，我和妈妈各自背着一个箩筐，手提两个大包，踏上了迁徙之路。距离北纬30度最近的城市在350公里以外，目的地不算远，比起宇宙级的跋涉这就算是原地踟蹰。

我们同村里好一家人一起出发，隔着层叠的农田看见晨雾中赶路的身影，他们也都在大包小包背在身后，一步步走向斗南乡外陌生的日夜。先是坐小货车赶到镇上，镇上的车站外围满了跟我们一起的村民，嘈杂拥挤，汗味泥土味牲畜味混合飘香，我把头埋在妈妈背后的筐里猛嗅玫瑰。

经过两天一晚，我们到达四川内江，接下来还要坐火车。几番奔忙，筐里的玫瑰花也显出疲态。车厢里大多是迁徙的人，坐在对面是一位年轻学者，爽朗健谈的样子不像本地人，乡亲们围在他身边，问个不停。妈妈让我送一朵玫瑰给他，他笑得灿烂，把花插进胸前的口袋。

从他那里，我听到一些有趣的猜想，新人类要在北纬30度附近修建大型托卡马克受控核聚变装置，到时，地球的卫星轨道上会有一圈用作粒子对撞的管道，在地面用肉眼就能看到，将异常壮观；也可能在地下建造小型金字塔矩阵装置，屏蔽电磁场，将有一种新的质子能源场维持地球运转；还有更多接近科幻幻想的无心之谈，说这个地带之所以神秘，因为在地球中心有另一

我尊贵的顾客老耿：

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“大运嗅觉体验馆”已正式转交给你监管了。而我已经到了瑞典，准备曲线救城，重启嗅觉唤醒计划。

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，也是人群中的异类，因为我拥有嗅觉。

我从小闻着刺鼻的橙霾长大，家人像守护天使一般守护着我的嗅觉。6岁时，父亲带我去薰衣草花田，那是我第一次敢于深呼吸，我的嗅觉第一次能如此畅达放松。我发誓要让我那丧失嗅觉的父亲，要让S城的居民都能闻到那些好闻的，或者刺鼻的味道，所以我选择了学医。

回想读博士期间，我曾经到安曼达岛考察，岛上有孟加拉国的猎捕民族Onge，那个民族至今仍用气味作为首要的感官媒介，宇宙中的一切，包括时间、空间和人，均是由气味来定义的。嗅觉是一扇打通过去和未来、时间与空间的大门，它引领着Onge人的生活，他们有着发达的嗅觉系统，根据花期制定日历，每个季节都是根据某种特定的气味命名……可能如此，才是嗅觉本然的样子。

我像偏执狂一样沉迷于“唤醒嗅觉”的研究，历时7年，研制出了嗅觉1号。但是，人们似乎当我是个反社会的疯子、科学狂人、神经症。在我试图以科学解说告诉大家原理的时候，大家以为是天方夜谭。我争取了5年，去找过S城政府、科学院和医学院的领导，偶有认可的，也因为各种原因拖宕，以致不能将嗅觉试剂投入大批量生产使用，我心力交瘁。

后来决定辞职，与一个公司联手，筹建了嗅觉体验馆，开发了一系列气味产品，致力于嗅觉宣传，核心产品就是你用了近3年的虚拟嗅觉体验鼻罩。怎么样，老耿，这款产品还不错吧？

我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得知我的遭遇，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他提出了曲线救国的建议，希望我将研制成果转给瑞典的安森生物医药公司，在那里将“唤醒嗅觉”计划的研制成果投入生产，可以造福有需求的失嗅人群。

我万分犹豫，因为这是一个两难之境：S城给了我发展和研究的平台，我的成果属于这里的人民，如果我将核心医学技术带到瑞典，那将有负于我的城。可是，如果我将此项技术带到瑞典投入生产、推广、使用，将可以造福于世界范围中受此种疾患困扰的人群，S城当然也在救助之列。

人生而有限，不过数十年，“未曾嗅花香，人已赴黄梁”。挣扎了无数个日夜，我决定将技术转出瑞典投入生产，唯有这样，才能缩短我的同胞们打开嗅觉之门的时间。

奋起吧，我的同胞们！
老耿看完信，一下子呆在那里。

“请问您此时需要什么味儿的烟？”阿左浅笑着问道。

五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治疗失嗅症的广告开始铺天盖地般推送到人们的眼前，在S城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，在地铁广告张贴。推广的药品是“嗅素1号”，生产厂家则是瑞典一家名叫安森制药公司。在使用嗅素疫苗之前，可以先到气味体验馆体验一把。

大运气味体验馆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，老耿和阿左每天要接待上百名体验者。根据剧情角色，体验者们可配合出演不同的角色，小孩子更喜欢童话剧，年轻姑娘更偏爱爱情剧，小伙子们喜爱军事战争剧。

一名50岁左右的“老人”体验完之后，回味着兰的香气，忽然一顿一顿地抽泣起来。

“我……我感觉白活了，为什么到快入土的时候才闻到这样好闻的香气呢……呜呜……”老人双手捂住脸像孩子般哭了起来。

需要“嗅素1号”疫苗的人越来越多，一大批恢复了嗅觉的人们如饥似渴地闻着月季的香味、新烤的面包的香味，同时也闻到了霾的味道，他们捂着厚厚的防霾口罩上街买菜，以防嗅觉被灼伤。还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想着这糟糕的空气该如何治理。

老耿则越发地沉醉于生活剧，“闻一闻新出炉的馒头的味道就好！”老耿经常念叨。

“请问您此时需要什么味儿的烟？”阿左莞尔一笑，她和老耿忙碌了一天，一天演奏了数百首气味之曲。

“有白开水味儿的吗？活着就好啊！”老耿说。

个环形空间虫洞，是地球提升维度的关键；说新人类绝非恶意，他们就是多维宇宙中某一个已经提前迈向成熟的人类文明；还说，一直以来地球其实位于宇宙的暗面，就像是在一张勾花地毯的背面，新人类要将我们带向最初的真实宇宙。

他兴奋地聊起这些时，周围的人所剩不多。我盯着他和他的玫瑰贪婪地聆听，陷入了花瓣排列状的漩涡里，卷进溢不出来的清芬中。

接近黄昏，车厢里鼾声此起彼伏，我在半梦半醒间睁开眼，看向窗外，远远地，似乎有一幅巨大的半透明帷幕从地平线那头升起来，像一处边界，周老师如果没走，他应该已身在边界中。不知是噩梦还是梦境，当我醒来后，年轻学者已经提前下了车。

火车到达苍溪县已日上三竿，准备下车时，我突然瞥见包里的诗集。糟了，我忘了把信交给青红老师！我翻开诗集，里面不仅有封信，还有一朵完整的被压薄的小玫瑰花苞，这是它离开家乡第一次被看到。我不完全懂得这份烫手的热望，只是被这朵玫瑰打动了。车门打开，周围拥挤混乱，我被焦急大声询问，有谁知道青红老师在哪里？没人听见。我再度大声喊了喊，有人摇头，车门处的陈阿伯回头说，斗南张家的姑娘青红啊，她已经……已经怎么样了？我喊道，声音淹没在嘈杂中。妈妈拉着我向外出，站台上人流涌动，陈阿伯不见了身影，旁边人摩肩接踵，我胸口的玫瑰散落了一地花瓣。

临时落脚地在苍溪县外新搭起来的棚区，云南人被安排在一处，像个小小社区，我和妈妈分到的一个7平米的棚屋。棚区外有一片草地，这儿的一个不适合种花。妈妈简单布置了一下，把几乎都开败的玫瑰一排排摆放在角落，这里立马有了家的感觉。

夜里入睡前，蝉鸣四起，我翻开枕头下的诗集，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那朵玫瑰花苞竟然开放了！一朵新生的玫瑰，如朝露未被蒸发前的灵动、纯真。可我知道，没有根、土壤和水，花苞会很快枯萎。而此刻，它竟如此鲜翠欲滴，如此庄严，躺在一行行诗句上，成为诗的最末一句。

暗香浮动，我轻轻嗅了嗅它，想起被神秘纬线穿过的家乡，此时兴许正有某种远程量子作用跟这朵刚复活的玫瑰缠绕。我闭上眼睛，静静睡去，想着它会一直绽放，永不凋谢，想着遥远宇宙的宏阔，也想着一朵玫瑰的细微。